

回家的路上

何志明

列車頭拉著凜冽的寒風在暗夜中狂奔，鐵軌顛簸著，車廂發出咯噠、咯噠的聲音，你沉重的疲憊片刻間被輾碎。

「爲什麼要去北部？我喜歡家裡那盞昏黃的吊燈，溫暖又安靜……哦！對了，是女兒要我去她家住。」你產生方向上的思考。

週末夜，坐在一路往北最後一班夜快車上，你嘔起的嘴角隨轉彎的車體傾斜，手裡捏著一張「新左營—板橋」的莒光號車票。座位上寥落數人，恍若幾噸重的寂寞都貯存在整座車廂裡。封閉空間內的空氣，漫溢著沉甸甸的異味，你嗅到某種陌生的猜疑與詭謀的動靜，儼然有雙矚視的目光浮在空中，正在監視自己的舉止。

這兩天，你始終覺得暗地裡有人如影隨形。你瞄了右後方一眼，走道座位上端坐一位山本頭中年男子，陰沉的臉，鼓鼓的腮幫子，偏執的嘴角像在盤算些什麼，你連皮膚都可以感觸到那炯炯有光的眼神。

「要鎮靜！」你耳朵裡聽得見自己的呼吸在奔跑，你決定要用從容自若的姿態，抵禦所有未知的恐懼與危險。你刻意將頭撇向閤靜的車窗，鼻尖貼近玻璃張望，欲揣知列車當下的座標。而窗外偶爾閃現稀微的燈火，彷彿人生裡的微光若隱若現。夜色昏暗，車窗玻璃上一片黯墨，但清楚映現出自己左右相反的面貌，或者心情。

「窗裡的陌生老人是誰？」蒼髮皺顏的你與自己的眼波對視，心中暗忖你一直不想被凶狠的歲月發現自己，但眼前卻是一副頂級的荒寒景致。你自我提醒要把時間放在視線裡面，對你而言那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

火車持續飛奔，宛若怕被時間超越，你視覺無法穿透玻璃的車窗，而茶鏡般窗面裡那個不是自己的自己，和不是真實的真實車廂，就像湖泊的表面湛藍，其實不是自己的顏色，而是仿效深邃的天空，甚至禽鳥輕拂掠過水面的倒影，全部都是相反的。

「那把時光倒映反轉呢？」你推想著順勢把手錶靠近玻璃窗，發現窗面倒映的秒針違反了圓形的鐘面規則，以

逆時鐘方向倒走。某種奇異感突然在你腦海內流動，心底浮起環狀波紋的漣漪，從外圍最大的迴圈逐步縮小至水花收斂後，一顆石頭蹦出……

你闔上眼睛，身軀鬆軟裡含有堅決的睡意，但你意識深處卻彷彿聳立於冰崖般清醒。時間開始迅速倒轉，一些選擇性的意象在視覺裡放映。

灰蒙蒙的火葬場映現，火燒紙錢的焰火煙霧從上往下倒吸後，數疊厚厚的紙錢回到手中，不遠處隧道上的高速公路，車流倒行有種撕裂的嘈雜聲。覆鼎金附近大小汽機車也倒退著行駛，地上幾片菩提樹枯葉騰空飛回樹梢，喃喃篤篤的道士誦經聲倒著吟唱，聲音與正常吟誦卻毫無差異。火葬場周邊粗獷如沙礫般的空氣仍凝滯不流動。你深深的嘆息變成倒吸一口氣，身旁子女汨汨滑下的眼淚倒流回紅腫的眼眶，淚溼的手帕面紙回到口袋及包包，幾個小孫兒女倒退行走的動作有點可愛。手錶秒針以沉重的姿勢一格一格的倒行逆走。妻子的骨骸，從玉石骨灰罈裡倒抽上來，頭蓋骨、腿脛骨等碎片灰燼收回至鐵板容器上，而後整個退回至火化爐中。熊熊烈焰的火舌於爐內狂舞後熄滅，爐門退開一具棺木。

畫面的流動感像前仆後繼，或者後仆前繼的海浪，湧起，退走，破碎。當行進至某一情節時銀幕卻定格

住，逆時針的手錶倏忽停滯，視窗形成一道厚重黑暗的牆壁，影像被濃稠邪惡的黑色占據，彷彿沒有任何光源可以穿透。零晦的影子重壓著你的視線，眼球裡感覺仙人掌刺般疼痛。

張開眼睛，驚懼的空氣如海上盤旋的風暴……所以，來了，來了嗎？

妻子過世前，你與她結縭了四十一年，估計有四十年長的嚷嚷鬧鬧，有一年的緘默沉靜，記得那一年，她的喉嚨長繭，動了兩次手術。

婚姻是一種願望的泊岸，或者是自由的擱淺，抑或是慾望的圍欄，對你而言，其實都是，也都不是。

你愛妻子，但與愛情無關。妻子是憑媒妁之言所認識。未婚前你曾經有鍾情的女孩。那女孩叫小玉，小你五歲，在左營裁縫店幫忙，是老閩娘的親戚。春日時節，你修改衣服結識了她。除了小玉的微笑，其餘都是無關緊要的風景。她那柔情的眼神，讓你對自己百分之百誠實的心臟第一次繳了械。你從小愛吃香甜的車輪餅，本來以為那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，但彼時你認為最美好的東西必須重新定義。有段時日，你狂愛仰望星空，或者不自覺傻笑。你總是站在裁縫店門外，偷偷隔著透明的玻璃窗凝睇，你喜歡這個渴望的位置。你靜靜的等候好消息，期盼

自己的天空掉下來好多的車輪餅。但，一切僅止於你自己浪漫的想像。小玉她像是在河的彼岸。

就揣測情人心思這件事情，對你來說，簡直比猜想螞蟻的心事還要困難許多。小玉給你的感覺，有種模糊的腳躄。她有若迷濛夜霧裡的海上孤島，難以辨明看清。

也許明天，也許……你默想。

漫長等待中，你在心裡構築一條維繫感情的輸送管，小心翼翼的控制閘閥開闔，就像你在高雄煉油廠上班，管控輸油管的安全閥，既不敢完全調節放鬆，也不敢太用力旋緊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心裡的閘閥瞬間爆開……

「我要嫁給別人了！」

你耳朵突然聽見這幾個字。

小玉吞吐的說她與男方很早就認識了，他們家在大社開工廠，男生對她以及家人都很好。頓時你心房像被縫紉車針猛力穿刺，之後丟進石臼研磨搗碎。而你身體恍若躺在馬路上，一大群重型戰車轟隆轟隆從你的胸肚輾壓而過……呆滯的你，如蛤蜊一般語塞。

雨來了，小玉說不能再和你一起躲雨，轉身的姿勢很優雅。

愛情，當一邊靜謐無聲後即表示另外一边的存在變成零。你默默接受。算命的說，你的長相不錯，但適合用力悲傷。

此刻火車車廂廣播響起，「各位旅客，善化站到了……」聽著失去重量的播音，聲音比車外寒風的線條更沒輪廓。你凝視窗面的國字臉，揣想，應該是那如岩塊般的顴骨，你恨透這張有稜有角的臉型。眼又闔閉，睡吧，你說。只有黑暗才能讓你忘卻為自己長相負責這件事。

感情挫敗後，你收拾起人生的陰影，立志孝順，遂聽從年邁父母的規勸，終結戀愛故事的冒險，履行婚配繁衍後代文明的義務。

新婚妻子素月，在地本省女孩，小你一歲。外貌中等，這不重要，你已全然不相信眼睛所見之表象，譬如小玉，或者魔術。當然你也覺得就算眼睛看不見，也不能認為它就不存在，譬如風，或者心裡的悲傷。

你眼裡的素月刻苦能幹，一連為你生了兩個小孩，她身軀裡好像有消耗不完的燃料，白天既要到楠梓加工區工廠上班，下班還要照顧三代同堂一家老小。當然，燃料除了供給艱苦日子的能量外，它也會引燃夫妻扞格生活的躁鬱。尤其她「歹性地」的脾氣，這點就像空氣的存在無法否認，你婚後經歷幾次「震撼教育」遂心知肚明。

你相信婚姻久了，生活自然容易變得污濁，一如魚缸。水族箱裡封閉的氛圍，魚兒豈懂得什麼是方向，時間遺失了，自我存在的重量也跟著迷失。日子在幽閉的家宅裡敗壞掉，無法修理，你有種難以詮釋的恐懼。

素月向你埋怨從婚後開始即因語言溝通不良，和外省腔的公婆產生嫌隙。她自認對於老人家所表達晦澀難懂的密碼，已盡量正確譯解，卻仍被奚落成是一個蠢笨的媳婦。素月說你母親對她百般挑剔，諸如菜餚口味、家事清潔都念念有詞，她們之間的空氣正醞釀著某些變化。你夫妻倆關係緊張，婆媳芥蒂是很確定的元素。

某夏，港都酷暑滾燙的風從紗窗灌進屋子裡，烈日燠燥，屋外石頭都快蒸發了。正值青春期的兩個小孩都窩在叛逆的房間裡。做家事的素月全身盤桓著熱汗，熱氣流竄在她的臉頰滴下汗珠。你聽到素月記帳時嘴裡念著「今天是禮拜天，明天是禮拜六……」你不明瞭她為何語無倫次，也不知道她心情已貼近赤道。你唐突冒出一句：「素月，妳怎麼老是要和媽吵嘴，晚輩忍耐一下老人家不行嗎？」素月怒火燃起，片晌，近似蠻荒世界的午後雷聲乍響，她發出一道耳鳴的強光，紙鎮扔擲的拋物線超越你的領空後，落進魚缸，一隻金魚跳在地板上癱攣瞪眼。

你右耳聽到素月控訴你母親不僅只是個「婆婆」，還是隻喋喋不休的「鸚鵡」，或者吃素的凶猛「恐龍」，她憎厭被張牙舞爪地反覆叨念。你左耳傳來孝親房裡不斷槌打桌面的聲音，你知道是母親喚兒的空襲警報。

你無法分辨哪邊是光明或者黑暗？你深覺自己像是出海口的灘地，在河水與海水相互拉鋸與溶蝕下，不知身體

的重心該擺在哪裡。兩邊不停的對抗交鋒，你好懷念沒有條件的微笑。

當惱火難消，詈罵的言語就不再謹慎選擇字彙，你與素月鋒利的語刀於是亂射，齟齬咒罵聲嘩剝爆響。那怨憤像是喉頭的濃痰，吞下去自己難受，只好吐出來讓對方難受。夫妻倆爭吵鏖戰暫歇，你陡然抬頭長嘆，望見天花板上小蟲黏在蜘蛛網中動彈不得，你感到自己正以如許姿態，在困厄裡做無效的掙扎，抵抗的力量愈來愈微弱，微弱到只得放棄。其後，素月又掀起口角，你完成心靈的自我裏傷後，又繼續應戰。

「爸媽，你們離婚吧！」汗涔涔的大兒子衝下樓說。他隨即拿起掃帚將蜘蛛網一掃而下。表情空洞但有皺褶的女兒也自動出現站在哥哥的背後。客廳裡的光線變得好安靜，空氣燥熱的振幅也降成水平線，溫度逃亡了嗎？聲音也死了嗎？每個人似冰封的蠟像般，完全凍滯。你感覺像沉落到馬里亞納海溝底床一樣死寂。

桌上電話鈴聲響起，如撒落滿地的豆子般，但沒人去撿拾。中斷五秒後，不甘心的鈴聲又狂響，你接了起來。

「喂……你打錯電話了！」錯誤，錯誤，人生就是謬誤？你不解。

夜闌人靜，窗外雷雨驟起，雙人床上有種疏離的擁擠。枕頭沉默，你耳裡卻低迴淚水在眼眶加溫的聲音。背

對你的素月泣訴，她說自己需要遼闊的草原，坦白說你很想冬天種樹。

「只是一時席捲的暴雨，等天亮雨停，清醒了就好。」你回答她。素月轉身，你愕然驚覺她低血紅素的面容比想像中壯烈。眼角、額頭的地形地貌已徹底改變，你猶記得她昨日還綠鬢朱顏，今日卻抵擋不了時間的偷襲。她臉上被恣意雕刻，留下失敗的痕跡，而歲月在她頭頂潑漆增生的白髮，不像是預約的幸福。

你自我催眠的認為白髮皺紋又不會疼痛，但梳妝台上妻子厚厚的藥袋則是一種暗示。你省思，身為丈夫，自己有一種過剩的虧欠。在將要來臨的黃昏，你決定要溫柔，或者聾啞。

人生是一霎，你覺得。

你年邁的父母未隔數年都生了大病，相繼離世，日子也變得冷靜下來。嗯，既冷又靜，就像現在，火車又停了下來，民雄站幾乎沒人上下。列車彷彿忘記開動，也許火車頭疲累了，需要休息一下。你昏沉裡想著，那歷經炮聲隆隆焦躁的家庭氣氛，也該像歇息的火山一樣有休眠期。

素月在公婆過世後，脾氣收斂許多，她雖然還是偶冒星火，但僅止於細小摩擦。你的心情遂得以手舞足蹈。你溺愛兩名子女，你把自己的艱苦貯存起來，兌換成子女

的願望，讓他們覺得驕傲。你勉勵自己的責任要在時間的內側，盡量的放大。你老覺得全家人在一起總要留下些什麼。於是，某日你心血來潮，欲拉著他們至照相館拍攝全家福相片。光這件小事，又形成冷暖不同的空氣團，一道滯留鋒面陰霾了家裡。素月繃著臉說你愛出點子亂花錢，把你過往一些難堪的舊帳拿出來重新計算。執拗的兩個小孩不是目光盯滯電視螢幕，就是呼頭大睡不願起床。

你獨坐窗前，隱忍滿腹即將爆炸的情緒，宛如女性月經前的窒悶。頃刻，你聯想到非洲的杜茲肺魚，在驕陽似火長期缺水的旱季，魚兒身體蟄伏在乾涸的淤泥裡，用一種堅決的忍耐，等待雨季的來臨，以獲求新生。忍，是的，你要微笑。

你把冥頑的空氣放進盛滿開水的笛壺裡，直到沸騰發出快樂的聲音。你泡壺好茶全家品啜後，你找到一個溫柔的角度取悅妻子，用近乎軟語的父愛說服了子女。終於，你如願以償。

你交代相館老闆，要用最好的顏色記錄下美滿的風景，以治療過去難以痊癒的傷痛。小孩則玩笑口吻要求老闆：「請把我爸媽臉上裝飾微笑並修圖美化，若有不雅的部分請打馬賽克，因為我們家非常需要和平。」相片沖印出來後，你沉浸於全家並肩挨擠中幸福的畫面，而且睜有些沙啞。

兩名小孩陸續自大學畢業後，各自完成終身大事。他們只信仰光鮮時髦的臺北，全都竄離這個成長的巢穴移民北部。他們不相信高雄，只相信政府的偏心。偶爾年節回來，亦如蜻蜓點水過客般不願駐留。老屋破敗陳舊，斑駁牆壁上滋長的霉斑，早已攀援著思路，逐漸長成一株惱人糾葛的藤蔓。人亦會老，你說。

員林站過，火車繼續載著你飛馳，但，前進的方向卻是與家相反。窗外真實鮮明的漆黑，其實並不如想像中的靜謐，如同那個晦暗中震盪的畫面，讓你腦海的底層記憶跌跌撞撞。

你和素月退休後，兩老鎮守著偌大黯然的空巢。素月的身體卻比樸舊的家宅更先一步崩老。你曾比擬素月是頑強的野草，有一種近乎完美的堅韌，和接近無限的拗強。在你設定的理論上，她根本就是不用插電的電動生物。你只要忠實的穿上服從的外衣，細心體貼她一點就像體諒風的任性，然後你就能大可放心的躺在地球上，盡情呼吸安全的空氣。不過，粗糲磨蝕的生活，已大把揮霍掉她的健康，她豐沛的人生能量被消耗殆盡。糖尿病、高血壓、胃潰瘍等大大小小的疾病，積存在她的身體裡，在有需要時則分別或集體提領出來。於是，周折反覆的就醫住院成爲家常便飯，暖風晴雨的日子，也都只是在死亡與衰病的邊

境上徘徊。

「我不想吞藥丸了！」素月陰鷲的情緒如沉悶的低氣壓。

「那我們來練氣功。」你已習於判讀不穩定的天氣，輕拍她的背脊說。

寒冬已至，候鳥仍未南飛。素月哀嘆子女無法隨侍身旁，又擔憂他們請假回來會影響北部的工作。有次素月住院，請假回來的兩名子女就在病房裡，面紅耳赤的互相指責，爭辯彼此孝順武功的高下。你說，當母愛貶值以後，親情就是最疼痛的發明。

「今天不痛了，但我想睡。」孱弱的素月淚涕滿面，像隻垂著鼻涕的蛞蝓，她神情木然的說。

你感覺連黃昏都已失去。心底微涼。

百病纏身的素月又不慎摔斷腿，裹著石膏行動不便。

「我要奔跑，或者永遠離開。」情緒躁動瀕臨崩潰的她說完，整个人趴倒在地啜泣。你安靜的幫她清理失控的排遺穢物，並設法理解她所有滿溢的憤恨，你把她尖銳嚷罵的聲音當作重聽復健的療程。

「會好的，別沮喪。」你亟欲尋找所有安慰有效的語彙，但卻不知如何脫離自己的人生。即便桌上堆疊基督教與佛教善書，卻看不見任何鼓舞。在被夜色烘亮的房間燈光裡，倦容的你與衰頹的她，默然相望。但你仍有祈盼。

或許，那一刻的你和她，誠如你讀張愛玲私語錄所見：「透過彼此的皺紋——時間的帶刺鐵絲網，我們望著對方。」一切哭過笑過活過的悲喜，盡在不言中，你想。

你說，遠方會有希望的月台，你會和她一起下車。然，未聽你說完她已沉睡。

某日夜裡素月低嘆，她說恍然感覺胸口灼燒，心悸狂跳的悶痛讓她難以喘息，你駭然發現一張末日將臨的痛苦表情。救護車抵達前，你耳朵貼近她翕動的嘴唇，聽見她發出忽明忽滅衰微的氣息。

「胸口好悶……我對不起你，真的對不起……」

「救護車馬上到了，妳忍耐點……」你緊握她的手，眼裡霧光閃動。心肌梗塞的素月到院急救罔效，你子女趕來醫院時，見到的是一塊素淨的白布。

城牆崩塌了嗎？ㄅㄨㄅㄨ……列車輪軌與車體之間律動的碰撞發出抖震的聲音，你意識仍朦朧的醒著，甦醒有時是種勇敢的恐懼，你覺得。

素月猝逝，渾沌的黑暗開始成爲你親暱的朋友，恐懼的深度變得更陡更清晰。你整天關著燈，呆坐於狹仄房間的躺椅上。房間裡沒有風景，沒有夢想，沒有年齡，沒有寧靜，沒有笑話，沒有愚昧，沒有所有的沒有，只有嚴禁害怕。你在黑暗裡凝望。

你思忖，人生能否像車輪餅一樣換面，整個翻轉過

來？

關於喪禮的細節及公式化的禮儀，你統統將它當作空氣的符號視而不見，全部交予兒女處理。素月骨灰罈安置完當日，兩名子女有若世界大戰剛結束，欲立即逃離這個滿目瘡痍的戰場。

「爸，你要好好照顧身體哦！有事隨時叩我。」女兒說。

「爸，你早點休息吧！我還有事情要處理，我要回臺北了。有空我再回來看你。」兒子也跟著說。

子女快閃回北部後，你在家裡打電話叫了一部計程車。

此刻列車瞬時ㄅㄨㄅㄨ……火車速度似有加快之感，腦海裡關於墮落的這段記憶，你把它加速像火車一樣催促往前跑。

晦暗的夜色，計程車迅速停在家門口，你急速拉開車門鑽入後座，車頭飛快駛離小巷。在車內你嘴裡三倍轉速發出聲音，噁哩呱啦和運將臺語攀談。

「……汝愛開查某矣呢？我載你來去……」運將撇著頭，說話速度快得像連珠炮似的講了一大串。

是獨居老人的情慾冒險，或者道德毀滅，你火速定義。人生第一次，不管，你決定要勇往直前。黃色計程車

急速穿越街道，車行速度在快轉下橫衝直撞後，停在一間老舊賓館。你迅速被帶進樓上燈光幽暗的走廊，房間鑰匙速轉一圈後房門開啓，撲鼻的廉價香水味襲來，一長髮女子漾起微笑。快轉滑稽的動作畫面至此恢復正常速率。

「你好，我叫小玲。」你聽口音應是越南籍女子。滿年輕，身材嬌小卻豐腴白皙，鵝蛋臉帶些鄉土味，但大眼汪汪，口紅唇線鮮明，讓人興奮。她清純帶點狐疑的眼神直視著你這位歐吉桑，你視線慌亂起來。

「小玲，我從來沒找過外面女生……」侷促的你按規則先遞了三千塊給她，你心跳仍是二倍速快轉搏動著，胸口的震顫使你難以換氣與呼吸。她微笑的梳理頭髮。電視頻道正播放呢喃震耳的日本A片，年輕女優和禿頂老頭性愛操演，猥瑣的老傢伙額頭還綁上「必勝」字樣布條。你胃裡有食物想爬出喉嚨，立即把電視關掉。

潛意識裡你想找一個正當的理由掩飾罪惡，你說自己充滿壓力。長久以來，你一直謹守行爲的戒律，如今你要把生活當作是一種反擊或逃離，就算是行屍走肉，也要讓靈魂服從就範。

她在你眼前胴體裸陳，準備的姿勢很業餘，堅挺的胸部則散發著誘人的頻波。瞬時你手機鈴聲大響，連續重複二循環後化爲簡訊鈴聲。你斜睨著手機。

「爸，你不在家喔？媽後事剛忙完，你身體一定累壞

要多休息。女兒。」看完簡訊，你心神瞬轉朦朧恍惚，熟悉的雄性動作跟生理的感覺全然都忘掉了。你內褲裡驕傲的部位像根蒟蒻，軟趴趴地沉靜無聲。某種程度你欺騙自己，做夢是殘忍的。

「先生，你不想做嗎？我可以幫你啲。」小玲輕聲問你。

「小玲，沒關係，妳先走吧！」你推說自己臨時有事。

你的情慾逃走了。對於這種在亢奮剎那才會想起的東西，你有些陌生。畢竟陪伴病妻多年，這檔事已然失憶。也好，生理引擎無法發動就不能做壞事，少了一件業障。你自我安慰著。

火車已轉入海線，沉入情慾冥想的你突然尿急，趕緊跑到隔壁車廂廁所。進入後你拉緊扶手卻凍滯原地，膀胱尿意明明飽脹卻找不到出口。你全身使勁醞釀許久，小便斷續滴答卡彈後，一陣霰彈開花，但列車東搖西晃，濺溼你褲管及鞋頭，手足無措溼漉漉的尿漬就像素月走後你的生活。

素月辭世，空蕩蕩的房子更顯荒蕪。大尺碼的寂寞裡，充滿混濁而龐大的怪味，你瑟縮於陽光眷顧不到的角落，在幽暗中演練身蝨罐壘裡的感覺，猶如在預習死亡。

這房宅裡所有熟悉的形影都離開了你的視線、你的家、你的生活。你的世界需要聲音。你用回憶鼓舞意志，電視音量轉大攪拌孤獨的空氣，然後偽裝自己是月亮，愣著眼等待黑夜來臨。

白天閒暇你想和兒女電話聊聊，但話筒傳來——

「爸，沒事的話我先忙……爸，我現在沒空講話喔……」
你掛上電話，無語。

日復一日蟄居在奄奄氣息的屋子，你像條被鎖鍊緊縛的無助老狗，你開始明確的懷疑自己還存活的事實。生病了，你悵然。

你外出回來用一大串鑰匙開家門，怎麼都開不了。找鎖匠來才發現門是反鎖的。因為，你是從後門外出。你把房子反鎖，以及自己。

真的，你忘記了，忘記了自己記得什麼，也忘記了自己忘記什麼。你記憶有看不見的屏障，你開始進行大醫院之旅。

此刻細雨裡的後龍站牌迅速向後倒退，昏晦中不遠處的外海似乎燈火熒熒，應是魚汛季節海面上晃蕩的漁船，你臆想著被捕獲的魚兒眼瞳茫然，與你那次醫院的際遇有著相同迷離的眼神……

關於古老的愛情，感人畫面必須以慢動作呈現，一

如你看瓊瑤電影某些情節就是如此。長庚醫院電梯門鈴聲如微波爐叮一聲打開，但因為是慢倍速，聲音又長又刺耳，電梯門亦徐徐橫移才完全開啓。你慢慢舉起步履踏進門內，眼瞼緩緩張開揚起視線，咫尺的視野內映現一張輪廓……小玉。

銀幕上，男女主角淚眶晶瑩，互喊時嘴巴慢慢張啓，眼神款款交換。你心臟擂起震天價響的太鼓聲，咚——咚——咚，動脈血管膨脹並緩緩在臉頰上綻開紅潮。尚有風韻的她，眼眸靜靜凝視著你……

「都——是——我——不——對。」她低啞的吐出戰慄的聲音。隨後影像畫面轉為正常放映。

「是緣分吧。」你回答。

「我前夫愛賭不顧家很糟糕，結婚不到十年就離婚了……」她說自己的人生睏倦，正等一把手術刀敲醒。

「我內人已過世五年。」你簡單訴說喪偶之事。兩人交談口氣雖有些陌生但感覺美好。

「我今天要開刀拿掉胃部腫瘤。」

「妳安心接受手術吧，祝妳手術順利早日康復。」

「等我！」麻醉前她哽咽兩字，語氣異常沉重。一道電磁波頓時貫通你心底，感人的空氣淹過鼻孔，眼瞳溼潤，你不換氣地猛領首。

揮別離開後，你望見陽光下的塵埃，靜靜落下卻又忽

然揚起，你心裡有種欣然的悲傷。轉身，你憋住快要失事的笑聲，手機裡她留的電話按下刪除鍵。

要換另外一家精神科看病了，你提醒自己。

火車穿越桃園後，黑壓壓的天幕已暈染稀微的亮光，垂危的黑暗仍在遲滯掙扎。小玉的事情縈迴心底時，你默想，有些事情不應該忘記，但有些事情，卻不應該想起來。你大腦旋即啟動運算功能，透過謊言和欺騙程式，在下意識裡不停的在自我說服，反覆解釋自己某些怪異行為的合理性。「海馬迴」也開始處理記憶運轉，你腦部記憶體態意刪除舊的檔案，或選擇性排斥某些新的檔案。轉瞬，你大腦不自主的亂數復習又陷入胡思亂想……

有段時期，你病痛纏身，兒女回來看到已成廢墟般的家裡，搖頭嘆息。子女幫你清掃房子，你帶著小孫子與外孫女至蓮池潭公園遊憩。

「阿公，什麼是安養院？」孫子問。

「喔，是老人一起居住的地方啊！你問這個做什麼？」你心裡詫異著。

「因為爸爸跟姑姑有說要把這裡房子賣掉，送你去安養院住。」孫子說。

大人殘酷而無情的話語小孩怎懂？你皺紋像乾硬的糞條裂開來。回家時，穿房仲制服的年輕人從門口離開。

你心緒焦躁想要一些解釋，但，算了。走進廚房裡拿了紅豆餅給孫子吃，豈料戴著口罩的媳婦拉了正要咬食的小孩回房間，你隱約聽見告誡聲，「這裡東西很髒不要吃。」

你從他們嫌惡的眼光看見自己是害蟲的影像。當晚全家至飯館用完餐回來，子女圍攏齊聚，客廳散發著虛假的溫暖。但隨後都說要趕回北部，就像小鳥想要立即逃出囚籠。

「我喜歡住在南部，我絕不離開這個房子。」他們上車前你淡淡的說了這句話。

日子繼續毀敗，你身體一如預期開始驚濤駭浪的抵禦病魔。慢性病尚能周旋，然失智及妄想之心神戕害讓你困頓。你記憶被藩籬圍堵，鎮日都兜繞著找鑰匙、遙控器和手機。這尋寶遊戲不好玩。你請求大腦中樞支援，得到的回應是無鍵入資料可查。你把醫生告知你的病症解答，當作一種有預設立場且反覆倒帶的已知預言，潛意識裡排斥理解，你厭倦冷峻的藥物武器。你曾經想過要好好寫一篇遺囑，或者訃文，然後像中魔咒般沉睡，睡到時間腐朽融化，最後等死神來親吻。你甚至給自己買好了元亨寺的納骨塔位，父母和素月都在那裡，你想往生後應該不會再寂寞了。

「爸，我在北部找到一間不錯的安養中心，設施管理都很好……」兒子電話打來說。他老想賣掉老家卻從來沒

想過要接你同住。

「爸，妳來板橋住我這裡……」想盡辦法勸服你離開老家的女兒也傳來簡訊。

你偶爾會有好幾種奇特的想法黏在心底，譬如，子女隱性的遺棄是種合理的謀財害命。對，這透天大宅值不少錢，還有高額壽險。你不時的點頭確認這個殘酷的意念，他們期待牛頭馬面早日帶走自己父親。你想到這裡，四肢癱軟無力起來。

火車經過樹林站後，黯鬱的天色以你察覺不及的速度逐漸變亮，但不久後列車駛入像礦坑般的地下化隧道，車窗又戴上墨鏡，再度陷落深邃的漆黑。你以長斑的枯瘦雙手搓揉眼窩，如同那天在子女面前所做的動作……

某日，兒女兩人突然單獨從北部回來。

「爸，你年邁身體不好，自己一個人獨居實在很不方便……」措辭戰兢的兒子邊說邊觀察你的神色，儼如諜對諜的交涉。你感覺有隻饞嘴的貓，以鼻尖貼近猛嗅，長長的舌頭準備伸出，要舔走你這隻擱淺的魚。

「爸，如果媽還在，她也不放心你待在老房子沒人照料。」說話曲折的女兒，沒說出口的比說出來的更蜿蜒崎嶇。你摹想眼前是兩隻完全陌生的危險生物，只能戒慎恐懼。你蹙眉語滯。

「我很想接你去臺北住，但我房子小，你媳婦和我工作又忙，無法照顧你。但安養院有良好看顧，也有伴較不會孤單，我看把房子賣了吧！」兒子臉上擠著笑容，他自信遊說的功力已經接近滿分。

「對啊！你如果住北部安養院，我們可以常去看你。這裡賣了吧！」女兒說著有點心虛，她忘了曾經要你去她家住。

「好吧。」你雙手搓揉凹陷的眼窩，深吸口氣說。你發出近乎生與死的妥協。

若不同意賣房，他們會對自己不利嗎？你內心滋生起某種細菌，且悄悄的大量繁殖起來。兒女兩人眉開眼笑。你眼角微熱。當晚你與子女閒聊至深夜，兩人亦在家裡住一晚，準備隔日處理房屋託售事宜。兒女熟睡後，你泡在浴缸思索著，是該向老宅告別了。

「各位旅客，板橋站到了……」

你到底是醒著還是睡著，你覺得已不重要。你只知道自己像是困在一個沒有出口的水晶球裡，連衣領都快窒息。而渾身卻輕飄飄的，像被氫氣球拉著無止境的裊裊騰升，飄升至太空中徹底迷失，不過這一切的一切，完全不在計畫之內，但天已亮終究要下車了。火車慢分，手錶的

時針與分針迫不及待的走成上下一直線，六點鐘整。

雙眼尋索光源，你從地下月台隧道區的冥魅當中踽踽而上。移步大廳，視野裡宏偉的建築物仍在沉睡，週日清晨岑靜的空氣裡幾張漠然的表情與你交錯，他們孤獨的影子融進一片闐寂裡。你被方位動線地圖裡迷宮般的解釋吸了進去。你很想玩捉迷藏。兩個小孩童年最愛這遊戲。

「躲好了沒？」你在想，怎麼樣讓他們找不到你。

你拿起全家福相片，視覺鎖定遙遠的往昔，思覺全然沉浸於影像暫停，你腳步則挪往捷運月台。捷運售票機投幣時，你霎時忘卻究竟要到哪一站下車，你慌亂的找起手機，少頃，才想起手機早已遺失。你察覺到背後有叵測的視線，發出令人疼痛的銳利目光，那蒼蠅般的眼神牽動你糾結的情緒，你轉身快步離開。

你像隻失去了蹼的青蛙，漫無目的地在池塘裡漂泊著，你在車站內逡巡來回後隱翳在晦暗一隅，靜靜投下失落的影子。你回家，你想回家，你想念高雄的家，而這裡只有沉重的生疏與無盡的黑暗。於是，你步履朝向高鐵指標前進……

平穩的高速列車上，你一動也不動地斜著額頭，眼臉黏閉，嘴唇微張，陷沒於一個五星級的沉睡。當南臺灣澄澈的陽光刺亮車窗之時，熟悉的半屏山景致迅速拉近，

你昏昧中聽見列車到站的廣播揚起。你頂著一頭如宇宙洪荒般渾沌的亂髮，步出高鐵車廂。隨電扶梯上至車站大廳後，你明顯感受到這裡鮮活清晰的明亮，截然不同於北部的車站那種被陰鬱氛圍壓境占領的冰冷感，你厭惡滿布烏雲的臺北天空，像黑色顏料打翻後濁染的水彩畫。就在你重新調整臉部表情時，遽然發現右側方有鬼祟的人影纏擾你的視野。

你用眼光斜角掠過那名黑衣男子，他兩眼微凸癡笑，視焦不時朝你鎖定，就像一隻陰狠且極為小心翼翼的肉食動物。你有種空氣稀薄的恐懼，如同蛇吻後全身冰涼，毒液在體內流竄，然耳朵卻聽見蟲蟻蠶食你腦髓的細微聲音。車站內商店在你眼中開始傾斜，列車時刻電子布告欄裡的數字失控狂跳，白底黑字的圓形大鐘指針旋繞打轉，候車座椅在移動，大廳上鋼骨鐵架向外倒，整個空間在旋轉。而後速度逐漸加快，像離心機一般。你立即坐在候車椅上但仍奮力睜著眼，此時視覺已緩緩墮入一片黑。

你依稀看見深夜的老家燈火隱隱約約，像螢火蟲在黑暗中描繪微光的輪廓。客廳裡兩名子女還在討論要如何賣掉房子及安置你到養老院的事情。你仔細環視著老舊的屋子，察看每一處的角落。院子裡的芒果樹、鏽蝕的鐵馬、牆壁上的污漬、地板上的凹痕、微皺褪色的灰白煉油廠制服，腦海反芻著報廢的陳年往事，一種溫暖的感傷在心底

擴散開來。你要醒來，你要回家，你告訴自己。深層意識的闇黑隧道又迸開一條光亮的裂隙……

昏暗的眩暈感消失之際，你起身但兩腿發軟，一時失去平衡摔倒在地。後方的黑衣男子旋即向你走來欲做扶持，你心房有個聲音迴盪著：「別相信任何人！」於是你惴惴的撐起雙腿，拖著佝僂身軀朝臺鐵出口樓梯處疾奔。

驟然，你迅速擺動的手腳似乎全然融在空氣裡，並逐漸變得模糊起來。你竟然看不見自己的身體，但在隱微中你卻聽見「啊！」一聲，你從陡峭的扶梯上跌倒，一路往下翻滾。你清晰感覺到心跳的力道和果決的意識，你想主題已經形成，不可修改，即使失敗了也不能刪除重來。而事實真相即使沒有目擊者，並不代表沒有人「看見」，但是，你有不誠實的權利，你知道新的一天已經到來。你重重摔滾下來後，頭部直接碰撞地面。黑衣男子衝下來趕緊抱扶起你的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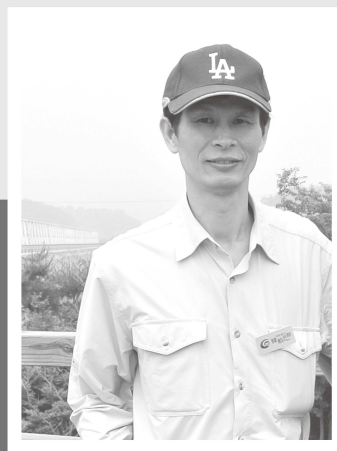
「阿伯，我是你煉油廠同事阿忠的兒子，小時候我見過你，本想和你打招呼的……」黑衣男子囁嚅著拿起手機打一一九。

你口裡湧出大量鮮血，眼睛裡卻沒有痛苦。你突然看見光粒縹緲的港都金色陽光，覺得回家真好。不必住北部老人院了，你心想。

斷氣時，你手裡還緊抓著上衣口袋，裡面塞著那張泛黃的全家福相片，另外還有一張新聞剪報——

「兄妹返回左營老家探視獨居父親，兩人一氧化碳中毒陳屍臥房，老父親卻不知去向，警方正全面追查……」

何志明



• 作者簡介 •

政戰學校新聞系畢業，曾任大學教官多年。

二〇一一年開始投入寫作，曾獲竹塹文學獎、桐花文學獎、浯島文學獎、二〇一一及二〇一二年好詩大家寫、全國生態文學獎、電信創新應用大賽文學創作獎，及一些徵文競技獎。

• 得獎感言 •

內心想不出有任何距離，能超越父母親情。高雄太遠，月亮太近，藉書寫身邊故事，為來自南方的異鄉人尋索出口。希冀所有渴望回家的鄉愁，都能堅守幸福的曲線。謝謝！感恩！

評語

彭瑞金

在所有九十一篇作品中，我認爲這是最耐讀的一篇作品。主要是作者一定要有相當的人生閱歷，經歷某種年代的臺灣生活，才寫得出這樣的作品。主角是外省第二代，娶了典型的臺灣妻，然而無論怎樣克盡婦職孝道，終不得公婆認同。等到公婆歸天，養大兩名小孩，各自完成終身大事，女主角也如油盡燈殘，百病纏身，猝逝。夾處外省父母與本省太太過一生的主角，剛忙完太太後事，成爲寂寞、性無能、有失智跡象的老人。當他發現一雙兒女正密謀賣掉他的房子，將他送往安養院，老人以「我絕不離開這個房子」誓死頑抗。故事的結局是，老人的兒女在準備隔日處理房屋託售事宜的晚上，雙雙一氧化碳中毒，死在老宅，老人不知去向。雖然作者刻意將故事的結局貼上馬賽克，但無論如何，也掩蓋不住它所傳達的時代也是社會的悲劇悲情。